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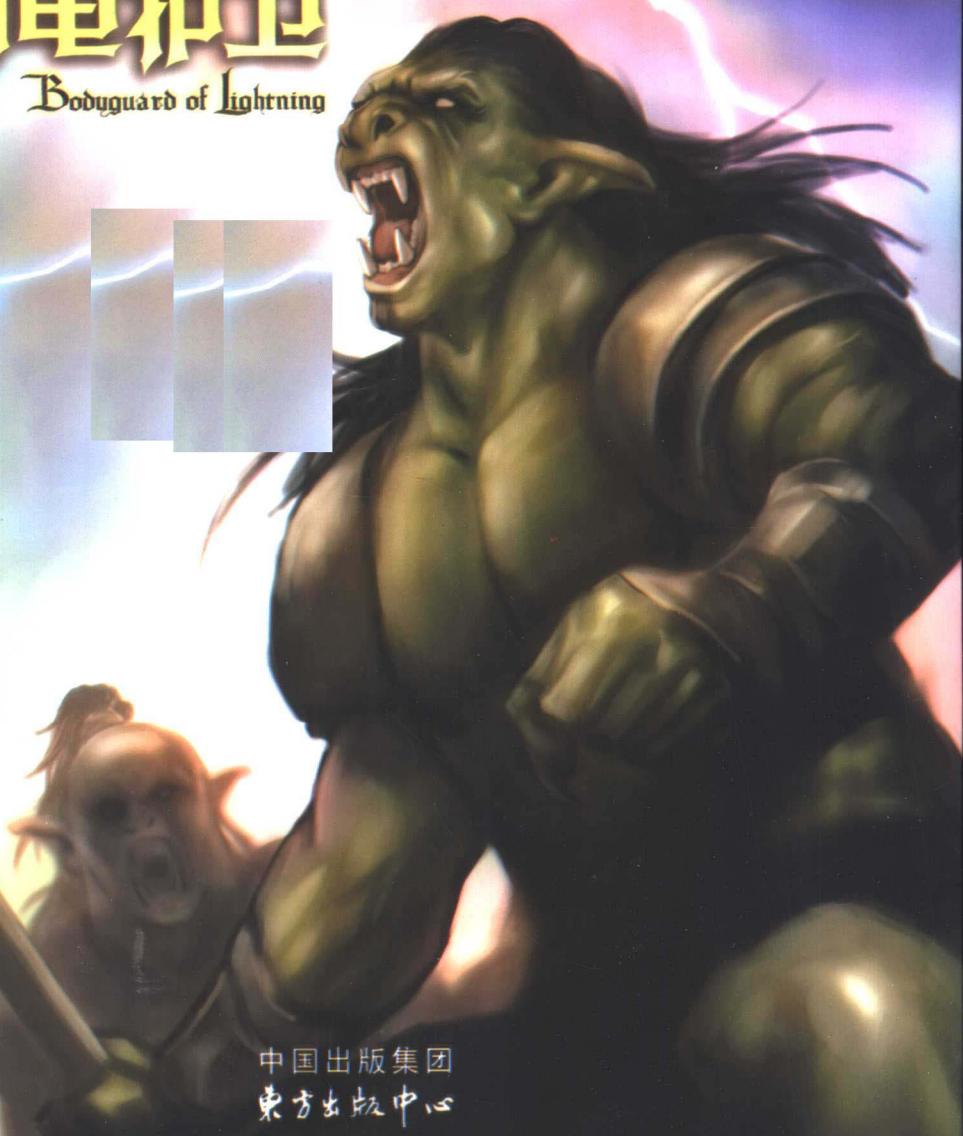
闪电护卫

Boduguard of Lightning



斯坦·尼科斯◎著 杨冰◎译

◎ 马拉斯-丹提亚大陆上的浴血厮杀
◎ 半兽人英雄的圣战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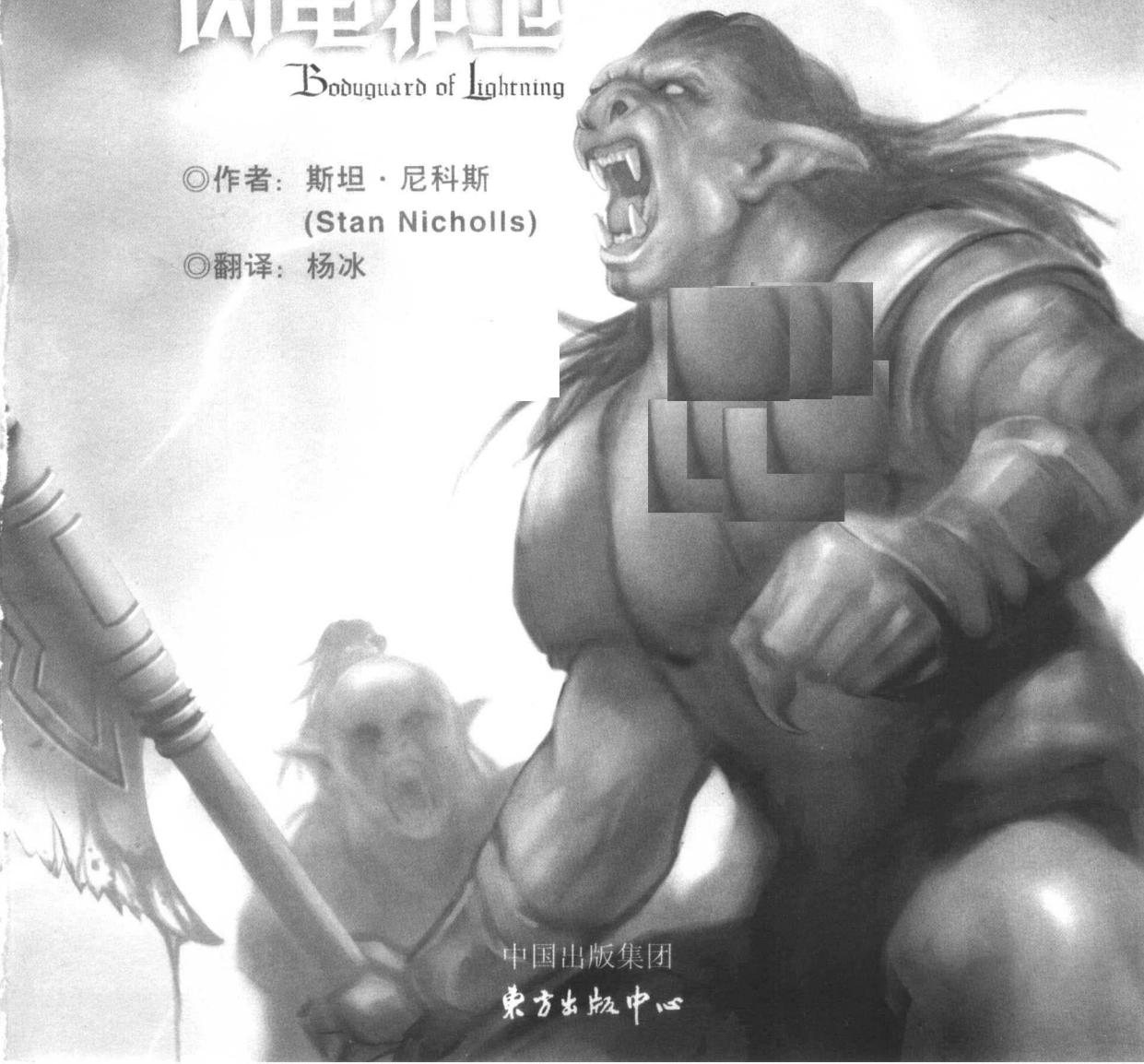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闪电护卫

Bodoguard of Lightning

- ◎作者：斯坦·尼科斯
(Stan Nicholls)
◎翻译：杨冰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闪电护卫 / (英) 尼科斯 (Nicholls, S.) 著；杨冰
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10
(半兽人：1)
书名原文：Bodyguard of Lightning
ISBN 7-80186-540-5

I. 闪电护卫 II. ①尼... ②杨...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1118 号

Original title: BODYGUARD OF LIGHTNING

Copyright©1999 by Stan Nicholl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6 by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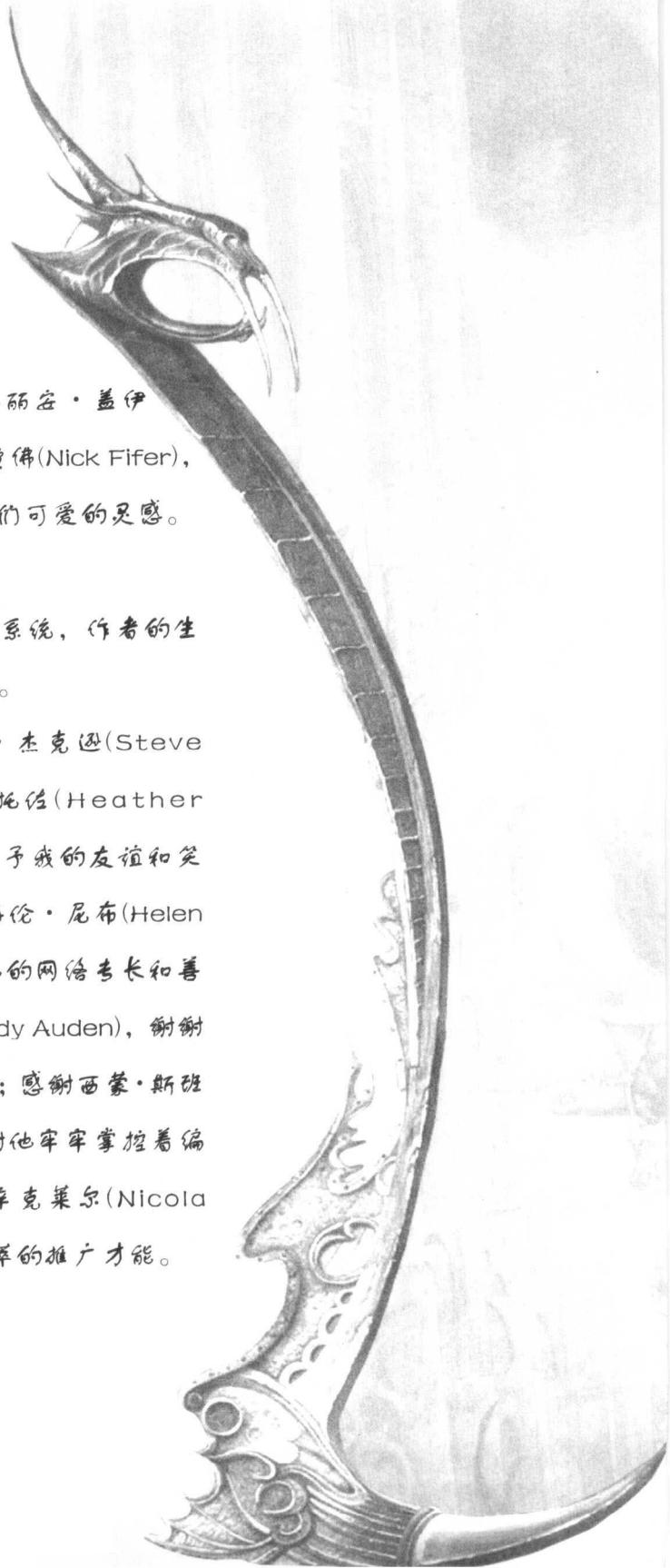
中文版权©2006东方出版中心

经作者授权，台湾家西图书公司代理，东方出版中心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登记号：09-2006-696

闪电护卫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上海发行所
绘 图：7th ORANGE
印刷装订：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 × 1000 1/16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16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86-540-5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谨以兽人系列献给玛丽安·盖伊

(Marianne Gay)和尼克·费佛(Nick Fifer)，
谢谢你们的乐观，还有你们可爱的灵感。

如果没有人类的支持系统，作者的生活将会是难以忍受的孤单。

因此，感谢史蒂夫·杰克逊(Steve Jackson)和希瑟·梅托佐(Heather Matuozzo)，感谢他们给予我的友谊和笑声；感谢哈瑞(Harry)和海伦·尼布(Helen Knibb)，感谢他们无人能比的网络专长和善良；感谢桑迪·奥登(Sandy Auden)，感谢他持之以恒的巧克力哲学；感谢西蒙·斯班顿(Simon Spanton)，感谢他牢牢掌控着编辑大权；还有尼古拉·辛克莱尔(Nicola Sinclair)，感谢他出类拔萃的推广才能。

当然，本书也献给安(Anne)和玛丽安(Marianne)

噢，我们将像真正的兽人勇士那样吼叫和咆哮，
我们将为我们所有的兽人吼叫和咆哮，
我们将满载战利品，从远方凯旋而归，
噢，然后你就会看到，
丰富的财宝、无尽的欢乐。

再见了，美丽的兽人女士！
再见了，还戴着枷锁的女士！
我们有着好斗和擅战的嗜好，
我们将再次把刀剑磨锋擦亮。

我们将放火、掠夺，然后再挥刀劈下，
他们的头颅从颈根处飞落，
他们的财宝从钱包里露出。
我们将在战斗中与他们面对，
像屠宰牲口一样杀死他们，
我们会当着他们的面将他们的酒喝光，
任凭那些可怜的混蛋诅咒怒骂。

我们看到的第一片土地上有一处尖顶，
我们在黑暗中攀爬而上，一把火烧了它，
我们拿走银器和圣杯，因为我们对它们如此厌恶，
希望明年它们不会再出现在那里。

我们发现了一个肥胖的农场主，
我们还发现了他漂亮的女儿。
我们用刀尖抵住他的脖子，
他咿咿呀呀喋喋不休，
大把大把地给我们黄金，
女孩尖叫着逃走了，于是我们烤熟了他的妻子。

现在，让每个兽人勇士都举起他那满满的酒杯，
现在，让每个兽人勇士都痛快地喝那浓烈的麦酒，
我们战狼部队的长矛将像串烤肉一样将他们串起。
兽人必将获得更多的财宝和肉串！

闪
电
护
卫

第一章

史崔克根本看不见地面，因为尸体堆积如山。

尖叫声和兵刃撞击声混合在一起，震耳欲聋。尽管寒冷，但渗出的汗水还是刺痛了他的双眼。肌肉像在灼烧，浑身疼痛难忍。紧身上衣上面满是鲜血、泥浆和四处飞溅的脑髓。就在此时，又有两个讨厌的浅红色家伙目露杀气，向他逼了过来。

史崔克享受着正在发生的一切。

他立足未稳，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但同时完全出于本能地拔出佩剑，迎上对方呼啸而至的第一刀。兵刃相撞，发出刺耳的响声，双方都未刺中。他敏捷地后撤一步，半蹲下身子，不等对方有所防备，便再度举剑冲刺。剑身扎进敌人腹部。史崔克迅速奋力将剑上挑，刺得又深又狠，直到穿透内脏，碰上一根肋骨。那个家伙表情麻木地倒了下去。

没时间品味这次杀戮。第二个攻击者已经握着一把需要双手舞动的腰刀扑了上来，闪烁的刀尖差一点就碰到史崔克。目睹了自己同伴的下场，这个家伙更加小心。史崔克展开攻势，勇猛地与攻击者刀剑相搏。他们时而出击，时而闪躲，像在跳着一支缓慢而笨拙的舞蹈。他们的战靴在或敌或友的尸堆中艰难地寻找落足之处。

史崔克的武器更适合于攻击和闪躲。而那个家伙所用的腰刀的尺寸和重量使得他在近身战中显得有些狼狈。双手腰刀是用于砍杀的，需要一个较大的弧形空间才能抡起来。几个回合过后，那个家伙已有些体力不支，满脸怒色，急促地调整着冰冷的呼吸。史崔克仍在几步开外的地方不断进攻，等待时机。

绝望之中，那个家伙向他扑来，将腰刀向他脸上砍去。虽然没砍中，但距离很近，史崔克已经感到了腰刀挥过来时抡起的一股寒风。由于惯性，腰刀还



在挥动，那个家伙的手臂被高高带起，胸前毫无防护。史崔克手中的剑找准敌人的心脏，狠狠刺入，鲜血顿时喷涌而出。敌人重重地倒进遍地尸体之中。

史崔克向山下眺望，他能辨认出下方平原上卷入这场大战的战狼部队的战士们。

他重新投入战斗。

柯奕拉抬头看见了山上的史崔克，他就在城墙边，正凶猛地扑向一群抵抗者。

她憎恶他那该死的急性子。

但此刻，他们的首领不得不自己照看好自己。在跟他汇合之前，部队还会遇到一些顽强的抵抗。

主战场犹如一口沸腾的大锅，血腥的冲突随处可见。好斗的部队和受惊的战马交织而成的狂暴群体将几个小时前还是一片庄稼的土地踏成烂泥。嘈杂的怒吼和喧嚣不绝于耳，死亡散发出的强烈味道令她喉咙发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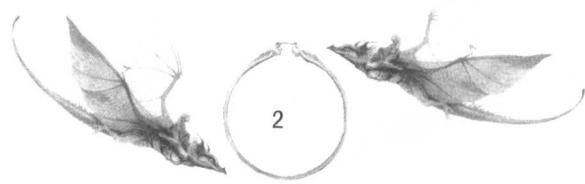
三十名战狼部队的士兵手持钢枪紧密地排列成强大的飞楔形数组，他们保持着严密的队形，像一只巨大而多刺的昆虫，在战场中奋勇向前。接近楔形的顶端，柯奕拉忙于清理道路，她挥舞着手中的利剑，砍向挡在前进道路上的敌人身躯。

一连串令人毛骨悚然的鲜活场景闪电般地从她身边一晃而过，根本来不及看清楚。胳膊中嵌着斧头的抵抗者；用覆满血痂的双手捂住眼睛的己方士兵；伴随着另一声惊声尖叫出现在地面上的鲜红断臂；胸口上拳头般大小的血洞；摇摇坠地时仍血流如注的无头尸体；一张被她的剑划成条带状的脸。

过了很久，战狼部队终于来到山脚下，他们开始一边战斗，一边向上攀登。

杀戮中一阵短暂的间隙让史崔克得以再次了解一下自己部队的进攻状况。他们已到半山腰，正努力从成群的抵抗者中奋力杀出一条血路。

他转过身，观察了一下被高耸的木墙环绕着的巨大城堡。在抵达大门之前，他们还有一段路要走，还必须击败更多的敌人。但在史崔克看来，他们队伍的





规模正在缩小。

他深深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再次感到，当死亡如此接近时，随之而来的生存欲望竟是那么强烈。

柯奕拉气喘吁吁地赶到了，剩余的部队紧随其后。

“你应该快一点，”他冷冷地说，“我还以为要独自在此承受这场风暴呢。”

她用拇指指了指山下混乱的激战场景。“他们并不乐意让我们通过。”

他们近乎疯狂地冲对方笑笑。

她的身体里也存在着屠杀欲，他想。这很好。

战狼部队的护旗手阿佛雷跑到他们身边，将旗杆插入已经快冻硬的土地。战团的二十四名步卒围着军官们，形成一个防御环。阿佛雷发现一名士兵头部严重受伤，就从腰包里取出一条战地绷带，跑过去替士兵止血。

海斯契中士和遨普中士挤上前来。与往常一样，前者闷闷不乐，后者无精打采。

“很享受你们的散步吧？”史崔克用讥讽的语调嘲弄道。

遨普没有理会。“现在做什么，长官？”他粗声粗气地问。

“你想做什么，矮子？休息一会儿，好去采采花？”史崔克瞪着这位矮小的副指挥官，“我们到那里去，完成我们的任务。”

“怎么去？”柯奕拉手搭凉棚，仰望着铅灰色的天空。

“正面进攻，”史崔克回答道，“难道你有更好的计划吗？”这是一种挑衅。

“没有。但这是上坡的开阔地。我们将有很大伤亡。”

“难道我们不是一直如此吗？”他将一大口唾沫吐在中士的脚边。“但如果那会让你感觉更好些，我们可以问问我们的军师。柯奕拉，你有什么看法？”

“嗯？”她的注意力仍停留在厚厚的云层上。

“醒一醒，下士！我是说——”

“看到那儿了吗？”她指着天空。

阴沉的天空中，一个黑点正在向下沉。从他们所处的位置看过去并不是很清楚，但每个人都能猜到那是什么。



闪

电

护

卫





“可能有用。”史崔克说。

柯奕拉并不相信。“也许吧。你清楚它们有多坏。我们最好隐蔽起来。”

“往哪儿躲？”海斯契环视眼前空旷的地形，很想知道答案。

黑点变得越来越大。

“它比地狱灰烬行动得更快。”遮普注意到。

“而且俯冲得太厉害了。”海斯契补充道。

此时，硕大的躯体和魁伟的锯齿状翅膀已清晰可见。毫无疑问了，巨大而笨拙的飞龙向平原上激战正酣的战场飞扑下去。士兵们表情僵硬地仰面望着。一些人从它的阴影下四散逃开。它毫不在意，继续急剧俯冲，目标直指史崔克的战狼部队所集结的高地。

史崔克斜眼望着它。“有人能认出那个骑师吗？”

他们都在摇头。

这个飞弹般的怪兽准确地向他们冲来。它张开唾液横流的巨大下颚，露出一排排头盔大小的黄色牙齿。布满裂纹的绿色眼睛一闪一闪。一个骑师稳稳地坐在它的背上，与他所控制的怪兽相比，他的体型显得非常渺小。

史崔克估计那对强有力的翅膀再扑腾三两下，它就会来到他们跟前。

“太低了。”柯奕拉小声说。

海斯契咆哮道：“亲吻地面吧！”

整个部队压低身子。

史崔克一个侧滚，仰面向上，灰色的坚韧外皮和巨大的钩爪从他头顶一闪而过。他甚至相信，自己只要一伸手就能碰到这个家伙。

接着，这条飞龙吐出一大团耀眼的橙色火焰。

强光的刺激使史崔克在很短的瞬间看不见任何东西。从阴霾中恢复了视觉后，他原以为会看到飞龙撞击地面，粉身碎骨。可眼前的一幕真是出乎意料，飞龙以看似不可能的锐角猛地拔高，飞入天空。

远处的山坡上，情况发生了变化。被飞龙喷出的火焰点燃的抵抗者和一些进攻者变成一团团呼天抢地的火球，而那些已经扑倒在地一动不动的，则化为





闪
电
护
卫

青烟滚滚的焦炭。大地上到处都在燃烧和沸腾。

空气中充满了烤肉的香味。这让史崔克垂涎欲滴。

“应该有人提醒那些龙骑士，他们在为哪边而战。”海斯契抱怨着。

“但这家伙减少了我们的麻烦。”史崔克在城门边点头说道。他们调整好队伍。史崔克立稳脚跟，大叫一声，“跟我来！”

战狼部队的将士们吼出雷鸣般的战斗口号，在他身后齐声呼喊。他们遇到的抵抗很微弱，毫不费力地消灭了少数仍在死撑的敌人。

史崔克来到冒烟的大门边，发现大门已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几乎不能成为任何阻碍，其中一扇门弯曲地悬吊在那，随时都可能倒塌。

不远处，一根杆子挑着一块烧焦的标志牌，可以辨认得出，上边粗犷地写着家园两个大字。

海斯契跑到史崔克身边。他也注意到这块标志牌了，轻蔑地挥剑从正中向它砍去。标志牌落地，摔成两半。

“连我们的语言都被侵占了。”他忿忿不平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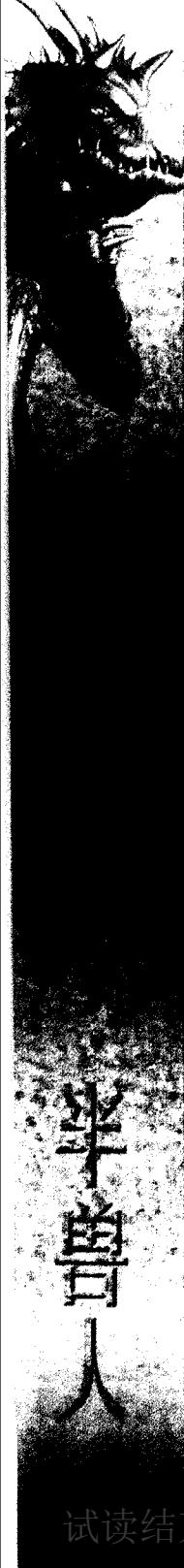
遂普、柯奕拉和余下的士兵们赶上了他们。史崔克和几名战士猛蹬摇摇欲坠的大门，将它踢倒。

他们从缺口处涌入，发现自己身处一块空旷的围场之中。右边的一片围栏里圈养着许多牲畜。左侧是一排已经成熟的果树。前边则是一栋很大的木制农舍。

农舍前排列着至少两倍于战狼部队人数的抵抗者。

部队开始进攻，他们向那群家伙冲去。在这场激烈的肉搏战中，战狼们平时严格的训练让他们占尽优势。由于无处可逃，敌人只能破釜沉舟，他们野蛮地与战狼搏斗，但很快，敌人便被消灭殆尽。战狼的损失则小很多，都是些不足为奇的小伤。这不会减缓他们前进的速度，也无法冷却他们踏过敌人孱弱尸首继续前行的热情。

终于，少数未死的抵抗者被迫撤到农舍入口处，集结成群。史崔克与柯奕拉、海斯契并肩作战，给对手致命打击。



史崔克将手中的剑从最后一名抵抗者体内猛地抽出后，转身环顾围场。畜栏的篱笆上有他想要的东西。“海斯契！去取一根横木来做撞锤！”

中士立刻跑开，下达命令。七八个士兵从腰带中抽出斧头，跟在他身后离开队伍。

史崔克叫过一名步兵。这名士兵刚走两步便倒了下去，一支箭赫然穿透了他的喉咙。

“有弓箭手！”遮普一边呼喊，一边剑指房屋顶层。

弓箭如冰雹般从楼上一扇开着的窗户里飞撒而下，队伍迅速散开。一名战狼士兵头部中箭，倒地身亡。另一名士兵被箭射中肩部，但很快就在同伴的拖拽下隐蔽起来。

离农舍最近的是柯奕拉和史崔克，他们冲向房屋，躲在屋檐下，分别靠墙紧贴在房门两边。

“我们有多少弓箭手？”她问。

“只失去了一个弓箭手，还有三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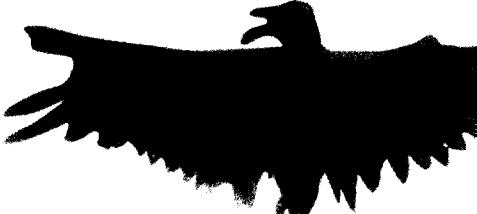
他向庭院中望去。海斯契他们似乎正吸引着敌人弓箭手的大部分火力。一支支箭在他们耳边呼啸而过，但士兵们仍勇敢地挥动斧头，朝支撑起畜栏巨大横木的立柱上砍去。

遮普和其他大多数人在周围的地面上匍匐着。面对射击，下士阿佛雷毫不畏惧，跪在地上为那名肩膀被射穿的战士做临时包扎。当史崔克看到己方三名弓箭手将短弓拉满时，差点叫出声来。

直身俯卧并不是理想的射箭姿势。他们不得不挺起胸口，把弓箭偏向一侧，然后向上瞄准。但很快，他们便开始持续而平稳地发射弓箭。

史崔克和柯奕拉待在自己并不可靠的藏身处，除了眼睁睁地看着地面与楼上发射出的弓箭在空中交织，别的什么也干不了。过了一会儿，战狼阵营中爆发出一阵刺耳的欢呼，显然，楼上有敌人被射中了。可是，弓箭仍然双向齐发，这说明屋子里至少还有一名弓箭手。

“为何不在箭尖点火？”柯奕拉提示道。



闪
电
护
卫



“在我们找到想要的东西前，别想放火把这儿烧了。”

畜栏那边传来一声巨响。海斯契的小组已经取下横木。士兵们扛起横木，尽管敌人的火力此时已有所减弱，但他们仍行进得小心翼翼。

随着受阻的士兵们又一次发出得意的欢呼，楼上传来一阵骚动。一个弓箭手从窗口跌落，摔在史崔克和柯奕拉跟前。残留于胸部之外的箭柄因与地面撞击而折断。

遮普从畜栏边爬起，示意楼上已清理干净。

海斯契小组的人马卯足力气，咬紧牙关，抬着沉重的横木冲过来。士兵们一起握着这根临时的撞锤，狠狠地朝加固过的房门撞去，顿时，碎木块四处飞溅。经历了十几次撞击后，房门终于伴随一声巨响，向内弹开。

已经有三个抵抗者在等着他们。其中一个向前一跃，只一下就将突前的撞锤斩落在地。史崔克砍倒这个家伙，翻过被遗弃的横木，对准下一个目标。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战斗，敌人栽倒在地，没了呼吸。可杀红了眼的史崔克已将自己完全暴露在第三个抵抗者的面前。敌人靠上来，刀锋晃来晃去，随时准备砍掉他的脑袋。

就在此时，一支飞镖深深扎入了他的胸膛。伴随着一声沙哑的哀嚎，他俯身扑了下去。

柯奕拉知道，史崔克对此表示感谢的唯一方式便是一阵咕哝。

她从刚被自己结果的家伙的尸体上拔下镖，又伸手从自己身上掏出另一支，她觉得在很可能要发生的近身战中，双手握刀是更好的选择。战狼部队的士兵们跟在她身后，涌入房屋。

他们面前是一条敞开式的中心楼梯。

“海斯契！带领一部分人搜查这一层。”史崔克命令道。“其他人跟我来！”

海斯契领着一队士兵向左右散开。史崔克则带领他的那一部分手下向楼上走去。

就在他们快到楼梯顶部时，眼前又冒出两个家伙。在史崔克和他的部队一阵疯狂攻击下，他们被撕成碎片。柯奕拉第一个上到顶层，与另一名抵抗者不





期而遇。他用一把带锯齿的刀划伤了她的胳膊。柯奕拉的动作丝毫未因此而停顿，她从他手中夺下武器，剖开了他的胸口。敌人一声哀嚎，跌跌撞撞地摔到楼梯扶栏上，消失了。

史崔克看了一眼柯奕拉鲜血直流的伤口，见她表示没有大碍，便将注意力转到这层楼的布局上。他们正处于一条长长的走廊上，沿走廊排开的是许多房门。大部分门开着，显然里面空空如也。他让士兵们去搜索，很快，他们便都摇着头回来报告。

整个走廊上只有尽头处的一扇房门紧锁。他们轻手轻脚地向这扇门靠近，并在门边停下。

楼下的激战已经停止。此时，能听到的只有远处传来的平原战场上低沉的喧嚣和战狼部队士兵们冲上走廊后按捺不住的喘息。

史崔克看了看柯奕拉，又看了看遮普，然后冲三名个头最高大的士兵点点头，示意立刻开始行动。他们沉肩向门撞去，一下，两下，三下。门被撞开，他们举起武器冲了进去，史崔克和军官们殿后。

一个家伙手握双头斧想和他们对抗。可是，在强大的攻势下，他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动作，便倒地身亡。

房间很大。那边的屋角里，还有两个身影正在隐藏什么。其中一个与先前那些抵抗者属于同一种族。另一个则与遮普同一种族，他个子很矮，半蹲的姿势更加映衬出了他同伙过于瘦长的身形。

他手持利剑和匕首向前走来。战狼们准备应战。

“不！”遮普喊道，“让我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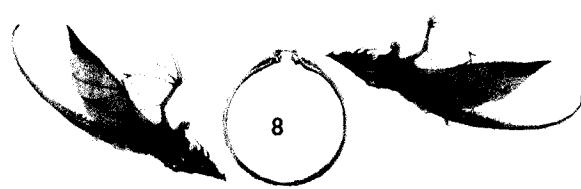
史崔克明白他的意思。“由他们去吧！”他吼道。

士兵们放低武器。

两个矮人面对面站着。在短暂的沉寂中，他们都面露鄙夷之色，打量着对方。

接着就是一阵刀光剑影，兵器相碰，发出阵阵巨响。

遮普一开始便决心迎上对手的每一次出击，依靠长期积累的经验，他灵巧





地躲过敌人两种武器的威胁。一眨眼的功夫，对方的匕首便被打飞，扎入一块木地板。接着，剑也被打掉。

战狼部队的这位中士一剑刺穿对手的肺部，结束了他的生命。敌人双膝着地，向前扑到，抽搐几下便咽了气。

最后一名抵抗者没有被这场战争吸引，他拔出剑，准备自己的终极之战。就在这时，他们看到了他正掩护着同族的一名女子。这名女子蜷缩着，几缕深灰色的头发粘在额前，女子还怀抱着他们的孩子。肉嘟嘟的婴儿呈乳白色，比刚孵化出的兽人大不了多少。

一支箭射入女子的胸口。箭和长弓散落一地，她就是抵抗者中的弓箭手之一。

史崔克冲战狼们挥了挥手，让他们原地待命，自己则在房间里踱起步子。他觉得没什么可害怕的，也并不慌张。绕过遮普杀死的敌人淌下的血迹，他来到最后一名抵抗者面前，两眼死死盯着他。

有那么一会儿，这个家伙看起来似乎要开口说话。

但是，他忽然猛地冲刺，像个疯子一样漫无目的地挥舞着弯刀。

史崔克毫不费力地躲过刀锋，割断了这个家伙的喉咙，结果了他。

已经浑身是血的女子失声大哭起来，像是尖叫，又像是哀嚎。在此之前，史崔克也曾听到过一两次类似这样的声音。他盯着她，看出她眼里流露出一丝轻蔑的眼神。但在她的脸上，更强烈的写着仇恨，恐惧和痛苦。她的脸上已经完全失去了血色，呼吸也十分急促。她紧张地抱着孩子，想依靠这最后无力的抵抗护住他。随后，生命便渐渐消逝。她缓缓倒向一边，悄无声息地躺在地面上。婴儿从她双臂中滑出，哭了起来。

史崔克对此再没什么兴趣，径直踏过尸体。

他的面前是一个统一教的祭坛。在他们所有人看来，祭坛很简朴；一张方几上铺了一张白布，边缘有金色刺绣点缀，台面两边各放一个烛台。在正中靠后的位置摆放着一尊铁制器具，他知道这是他们的崇拜物。底座上镶嵌着两根黑色金属杆，他们相互按某个角度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简单的X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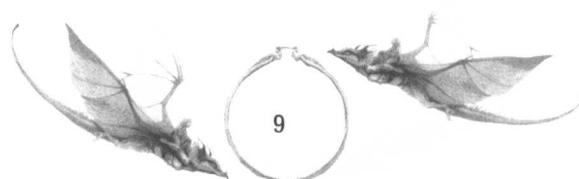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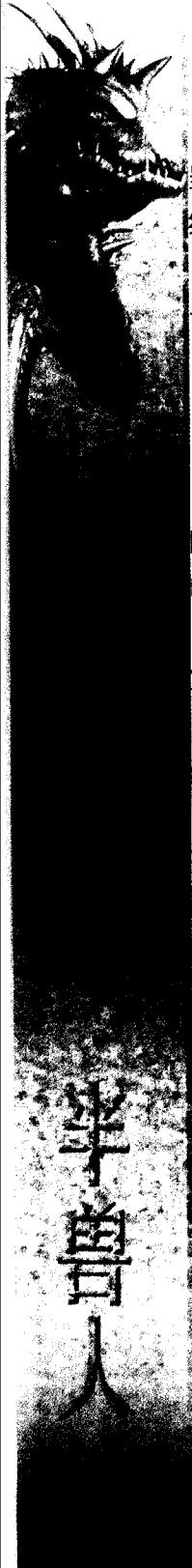
闪

电

护

卫





但引起他兴趣的是放在桌前的东西。这个圆筒大约有他的前臂长，拳头粗，呈红棕色，上面雕刻着一些神秘的符号，但已有些褪色。圆筒的一端是个盖子，红蜡将开口封得十分整洁。

柯奕拉和遮普走到他身旁。她正抓住一把纱布捂住受伤的胳膊。遮普则用一块脏布擦拭剑身的血渍。他们一起盯着那个圆筒。

柯奕拉说：“就是这个吗，史崔克？”

“是的。这与她们的描述很相符。”

“实在看不出为这个东西怎么值得付出这么多生命。”遮普感叹道。

史崔克伸手将圆筒取过，简单地探查一番，塞入腰带中。“我只是个卑微的队长。我们的女主人当然不会向这样一个地位低下的人详加解释。”听得出，他的语调中暗藏讥讽。

柯奕拉皱皱眉，“我不明白为什么最后那个家伙会不惜失去生命来保护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

“人类所做的事情难道会有什么意义吗？”史崔克回答道，“他们缺乏我们兽人所具有的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精神。”

婴儿的哭声已经变成无休止的吵闹。

史崔克回头看了看它。他用深绿色的舌头舔了舔斑驳的嘴唇。“你们也像我一样饥饿吗？”他问道。

他的玩笑打破了紧张的气氛，他们哄堂大笑。

“这一定与当初他们对我们的设想一模一样。”柯奕拉说着弯下腰，揪住婴儿颈背的松皮将他提了起来。她一只手把他举到与自己的腰齐平的位置，望着他泪水汪汪的蓝眼睛和长了两个酒窝的肥嘟嘟的脸颊，“我的天啊，这东西也太丑了吧。”

“你说的没错。”史崔克深有同感。



第二章

史崔克率领手下的兽人们和遮普一起走出房间。柯奕拉抱着那个孩子，一脸厌恶之情。

海斯契正等在楼梯下。“找到了吗？”他问道。

史崔克点点头，拍了拍腰带中的圆筒。“烧了这里。”他径直朝门口走去。

海斯契伸手叫过两名士兵，“这件事由你们俩负责。其余的人，出去！”

柯奕拉挡住一名步兵的去路，这把对方吓了一跳，她将婴儿交到他手里。“骑马回到平原，把他放在人类能发现的地方。还有，要尽量……对这东西温柔一点。”她匆匆离开，如释重负。这名士兵小心翼翼地抱着襁褓离开，就好像拎着一包鸡蛋，他的脸上写满了困惑。

战狼士兵们成群结队地走出建筑。海斯契指定的两名士兵已找来提灯，开始四处泼洒燃油。完成了浇燃油的任务后，海斯契便叫他们离开，然后伸手从战靴里摸出一块燧石，又从一名抵抗者尸体上撕下一块上衣布料，将它浸入油中，然后打火引燃这块浸透的布料，紧接着便扔出去，转身跑开。

顿时，火光窜得老高，映红半边天。火海从地面迅速向房屋蔓延过去。

海斯契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便缓步穿过围场，跟上了其他人。

他们都和阿佛雷在一起。照例，这位下士扮演着军医的角色，当海斯契赶到时，他正在为一名骨折的士兵绑临时夹板。

史崔克需要一份伤亡报告。

阿佛雷指了指旁边地面上摆放的两具尸体，“斯列托和莱克彼得。除了他们，还有三人受伤。不过，都不至于无法康复。另外大约还有十几人受了些局部的小伤。”

“这么说五名士兵失去战斗力，包括军官在内，我们还有二十五名强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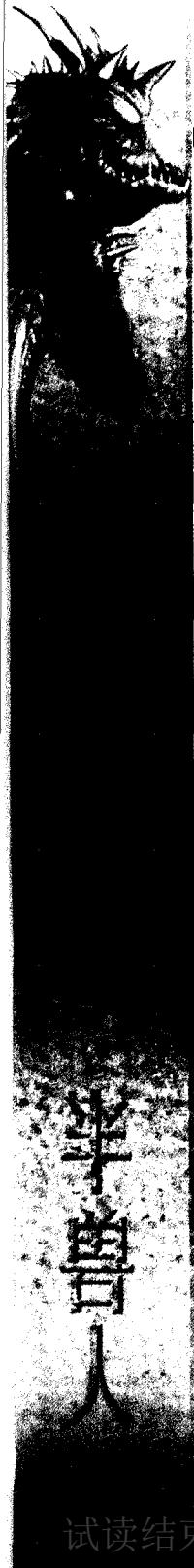
闪

电

护

卫





的人。”

“与这样的任务相比，多大的伤亡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损失？”柯奕拉问。

“二十九。”

连打着夹板的士兵都忍不住笑出声来。但他们清楚，说到底，他们的长官并非开玩笑。

只有柯奕拉面无表情，鼻孔微微地一张一息，她不确定他们是否因她是资历最浅的一员而又在拿她寻开心。

还有很多东西等着她去学，史崔克心想。她最好尽快那么做。

“下边平静多了，”阿佛雷指着下方平原上的战场报告道，“就快结束了。”

“不出所料。”史崔克回答。看来他并不关心。

阿佛雷注意到了柯奕拉的伤。“需要我检查一下吗？”

“没什么。过一会吧。”她转而对史崔克生硬地说。“我们还不走吗？”

“呃，阿佛雷，为伤员们找一辆马车。死去的就地掩埋。”他转身对站在周围的几名士兵说：“准备开始回凯恩贝隆必需的行军吧。”

他们都拉长了脸。

“很快就要到黄昏了。”遮普提醒道。

“那又怎样？我们照样可以行军，不是吗？除非你们都被黑暗吓倒！”

“可怜又该死的步兵团。”一名士兵在史崔克经过身边时嘟囔着。

史崔克冲他屁股抬腿便是狠狠一脚，“别忘了这一下，你这可怜的小杂种！”

这名士兵叫喊着一瘸一拐地跑开。

这一次，柯奕拉和别人一块儿捧腹大笑。

忽然，畜栏那边传来一阵骚动，各种咆哮和尖叫混杂在一起。史崔克朝那个方向走去。海斯契和遮普急忙跟上，柯奕拉则与阿佛雷待在一块。

两名士兵正透过畜栏向里观望，看着那些乱挤乱撞的动物。

“发生什么事了？”史崔克问道。

“它们受了惊吓，”其中一个士兵回答他，“它们不该被关在这样的环境里。